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潮动中原”系列报道之十六

一个工厂和一个生产基地的形成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核心提示

在一个生产队工厂和一个校办工厂的带动下,郑州西郊依托曾经是保密工厂的白鸽集团(原郑州第二砂轮厂),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出现了数千计的砂轮生产经营企业,被众人称为“郑州的砂轮生产基地”,成为郑州市环经济带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个曾经保密的工厂

砂轮被称作工业的牙齿,绝大多数工业企业都离不开砂轮。新中国建立不久的1953年,也就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计划建设第二个砂轮厂(也就是后来的郑州第二砂轮厂)。1953年5月起名中南砂轮厂的筹备处在武汉成立。后考虑到河南省盛产原煤、焦炭、铝矾土、黏土、石灰石等原材料和交通的便利,于同年9月将筹备处迁到郑州,并将筹备处更名为郑州砂轮厂筹备处。

1954年7月征用了郑州西郊贾鲁河畔的一片土地,1956年动工,由德国帮助兴建,完成投资14.9亿多元的砂轮厂于1964年建成投产,是直属机械工业部的大型综合性磨料磨具骨干企业。当时设计生产能力是:年产各种磨具12000吨,磨料21900吨,砂布、砂纸1200吨,金刚石砂轮5万克拉。

郑州砂轮厂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响当当的企业。其领导干部、工程技术干部、技术工人来自辽宁、山东、北京、河南等14个省市,其中有派往德国学习人员49名。在建设和发展中,二砂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关怀,刘少奇、朱德、薄一波、聂荣臻、李立三、何长工、伍修权、王首道等先后来视察。



上世纪50年代刚刚建成的二砂厂鸟瞰

1965年正式开工生产,第二年产量、品种达到了设计水平,生产磨料22575吨、磨具12046吨,为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急需的“牙齿”。

为配合第二砂轮厂新产品的开发研究,国家还投资在其“身边”建设了全国唯一具有检测、认定资格、唯一研究磨料磨具的部级研究所——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

“文革”开始后,企业管理被指责为管、卡、压,二砂的管理机构被撤销,管理人员下放劳动,一系列规章制度被废止,生产管理陷入一片混乱。1968年磨料、磨具产量比1966年分别下降55%和47.4%,利润率下降73.8%,废品率达到了293.6%。粉碎“四人帮”后,生产得以恢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二砂轮厂按照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大力进行了恢复性整顿,调整了生产结构,以销定产,推行了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1993年改制成立白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当年12月8日成为郑州市首个上市公司,募集资金150752元。几十年来,历经沧桑的二砂产品出口68个国家和地区,解决了数以千计人员的吃饭问题,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白鸽集团可谓命运多舛,仅名字就有一个曲折的经历。开始叫中南砂轮厂,接着叫郑州砂轮厂,1955年10月10日郑州砂轮厂被定为一类保密厂,改名“402厂”,对外联系采用郑州邮政105信箱。1957年2月恢复原名郑州砂轮厂,1962年4月更名为郑州第二砂轮厂,对外联系使用郑州邮政1033信箱。1993年改制设立白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少有的生产基地

改革开放30年来,郑州经济发展实现了大飞跃,随着我市一条条环城路的开通,依附环城路,我市慢慢形成了东部以建材、钢材批发为主,南部以食品、粮食批发为主,西部以磨料磨具生产为主,北部以汽车销售为主的4条特色经济带,这4条特色经济带首尾相连,给绿城郑州扎上了一条宽厚的“金腰带”。

在环经济带中最具特色,唯一从事生产经营的是西部的磨料磨具生产基地。从西环到西四环、高新技术开发区至马寨开发区之间的田野上大大小小分布着近3000家生产磨料磨具的私营企业,人

称郑州砂轮生产基地。仅须水镇所辖的常庄村、赵坡村、西岗村、须水村、大李村生产磨料磨具的大小企业就有280家,吸纳就业人员3200人。据中原区统计局提供的数字显示,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的磨料磨具企业年营业收入达到近9亿元。

其中早期生产砂轮的常庄村现有大小砂轮企业38家,由当时单一生产砂轮,延伸出了生产包装、纤维网布、石膏粉、金属垫等相关企业7家。原来是买原料加工砂轮,如今形成从原料到砂轮一条龙生产。该村工业总产值达到1亿元,砂轮占了80%,企业共吸纳800多人就业,本村有300多劳力在企业上班,仅砂轮一项为全村4090个村民每人增加收入2000元。

走进西郊每个村庄,人们可以发现,这里靠生产经营砂轮富裕起来的村民都盖起了漂亮的楼房,日子过得比城市人“滋润”得多。

基地源于校办工厂

砂轮生产基地起源于何时何地,经过如何呢?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话题。

1977年,郑州市只有第二砂轮厂和中原砂轮厂两个生产砂轮的企业。在中原砂轮厂任副厂长的张柏松是须水公社赵坡大队张湾生产队的人,他看到家乡人劳作一天收入只有几分钱,就建议生产队办一个生产砂轮的工厂。于是,生产队拿出4间平房,投资近3000元购买6套模具,开办了砂轮厂,成为郑州市第三个砂轮厂。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常庄大队负责人看到张湾生产队靠砂轮厂日子过得不错,考虑到距第二砂轮厂近,反复商量后决定让村办学校办一个校办工厂生产砂轮,以弥补学校办公费用不足。于是派人去二砂学习,由于砂轮技术含量不高,去的人短时间就掌握了生产技术。回来后,校办工厂就开起来了,几个人手工制作树脂砂轮,丰厚的利润让大家心旷神怡。

看到校办工厂挣钱那么容易,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决定大队也办一个砂轮厂,他叫回了正在外面干泥瓦匠的李发强,让他去二砂砂轮厂学习技术。那时砂轮厂根本没有技术保护意识,凡是上门学习技术的,就毫无保留地“慷慨解囊”,耐心细致地手把手教,直至完全掌握为止。

大队砂轮厂办起来了,因为是集体经济,管理不善,利润一天不如一天。在个人承包热朝天、转变思想观念时,大队砂轮厂不得不承包给个人经营。看到别人承包砂轮厂挣钱,最早掌握砂轮生产技术的骨干纷纷出来,通过

合伙、单干形式也从事砂轮生产经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村民们相互带动、相互影响,亲戚牵亲戚,朋友拉朋友,砂轮生产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西流湖至常庄水库一带的西岗村、须水村、大李村、石羊寺村、道李村都加入到这一产业中来。他们生产砂布、砂轮和黑钢玉、棕刚玉、白刚玉、白微粉、黑碳化硅等中低档磨料磨具产品,吸纳众多本地和外地人就业。

现任村支书李发强回忆说,西郊砂轮生产基地发展到今天,走过了集体到承包、承包到合伙和单干的过程;生产工艺经过了从手工到半机械化、机械化的过程。“当时单干的不是挂靠集体的,早都和集体脱钩了。早期的个人企业已经形成公司化、一条龙生产,一台机器一天能生产近万片砂轮。”

白鸽人助推基地发展壮大

上世纪80年代,下海的人越来越多,万元户也越来越多,而上班族的收入只有几十元。就在这个时候,西郊生产砂轮的个体户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他们需要技术人员的支持,使自己少走弯路,尽快实现首先富起来的梦想。

那时第二砂轮厂的技术员、工程师对于赚外快还是羞羞答答,放不下架子。个别敢为天下先的技术人员,下班后骑车子奔赴联系好的“关系户”挣外快,一个月去上几趟挣得比上班收入还多,生活过得十分滋润。当然,他们都是地下工作者,总以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但久而久之,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据李发强介绍,其中掌握配方的技术人员最吃香,挣钱最多、享受的待遇也高。在人们靠低档产品挣钱后,他们买了车,想上中档产品,就出高价请掌握配方的技术人员。“他们一下班,车就在附近等着接,技术人员!”时间就是金钱,技术更是金钱。他们管吃管喝去一指点,遇到的技术问题就解决了,产品质量和档次就上去了。

中低档磨料磨具生产投资并不高,几十万元可以,几万元也可以,加上市场需求量大,所



西郊砂轮基地企业和生产车间

以,有条件的人都愿意投资。后来二砂一批退休人员也参与到砂轮基地中去,有的做技术顾问,有的自己投资干。

进入2000年以后,白鸽集团几千人先后买断工龄,他们合资、独资在离家近的地方办厂生产砂轮,有人估计,白鸽人在西郊开办的公司、工厂可能有1000多家。这使西郊砂轮生产基地第二次突飞猛进地发展。

到底西郊具体有多少生产砂轮的企业,谁也说不出具体数字。但所有人都承认西郊砂轮生产基地的形成白鸽人功不可没。有人这样说:“几十年来,白鸽集团不仅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在白鸽集团周围分布着许多磨料磨具经营门市部,其中不乏白鸽原来职工开设的。他们对谁家生产什么了如指掌,在拿到客户需要的产品规格后,就到生产基地找产品。如果没有客户所要的规格,就马上找能生产的厂家组织生产。据知情人士介绍,现在全国各地都有白鸽人在销售磨料磨具。在沿海城市从事销售的,每年收入上千万没有问题。

也有人说,西郊砂轮生产基地的形成挤垮了白鸽集团。李发强说:这个说法其实也不完全正确,我们还是没有能力生产高档砂轮,直径超过400mm的砂轮,我们就生产不了。直径越大,需要设备的压力越大。大压力的设备一台需要投资几百万元,私人买不起。高档砂轮还只有白鸽能生产。白鸽有它自身的优势,至今西郊砂轮生产基地大多数生产设备还是半机械化,产品还是中低档次。

至于白鸽集团前几年经营业绩不理想,有人说,原因很多。不过,通过这些年企业改制等措施,现在白鸽包袱已大大减轻,如果白鸽发挥出自身的优势,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新闻时评

天降石球是一种什么现象

冰雹,就是空中降下来的冰块,有的地方也管它叫冷子。人们多见下冰雹,有谁见过冰雹裹石球而下呢?这种罕事竟在炎炎夏日出现了:7月27日,在广州市番禺区的大龙村和凌边村,烈日中冰雹突至,惊煞村民。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冰雹里竟然裹挟着小石球,小若豌豆,大若玻璃球。(7月28日《广州日报》)

又不是下陨石雨,天降石球,这样一幅图景颇难解读。中科院广州市地球化学研究所教授匡耀求给出的解释是,这是热岛效应之下,城乡结合部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由于热岛效应,气温一高,水汽和污染物就会随着气流上升,到达一定高度变成污染物颗粒与水汽的凝结核。凝结核会往下落,但因为上升气流不断向上的推动作用,凝结核一时降不下来,在这样一降一推的过程中,凝结核会不停旋转,慢慢地就形成了球形,等到了一定重量就会降落下来。

冰雹裹石球而下,被说成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就在专家的说法里,也能看出它所呈现的不自然的部分。它是必然的自然现象,石球是污染物颗粒与水汽的凝结核,假如一地没有那些特别的污染物颗粒,就会下洁净、纯粹的冰雹,而不会裹挟这种小石球。与其说它是自然现象,不如说它是环境严重污染的产物更为准确,是一种非自然的现象。我们每天都要仰望的天空,由蓝变灰甚至变黑,是一个过程。过去不知道,现在刚知道,它的深处,由慈满明亮的星星,到有一天看不到星星,再到密布不停地旋转着的小石球,这又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些过程里,尽是人类不善待自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小石球既是直接的污染物,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它还是那些污染性企业带来的负外部性,即它们的行为所造成的成本。污染性企业从污染行为中获取了巨大的收益,但这些外部成本,污染性企业并没有去承受,都像小石球一样,“砸”到工作于斯、生活于斯的民众头上。

天降石球,这是很恐怖的现象。它以感性方式告诉人们,环境污染,能带来种种的意想不到的。今天能下石球,明天人们还将吞吃什么更为可怕的环境恶果,谁能想象得到?

今语

免费开放博物馆的善政打了折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明年,中国1200多座国有博物馆将全部免费开放,不能免费开放的遗址和古建筑类博物馆也会根据情况适当降价,包括北京故宫和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据7月29日《新京报》)

这是好事儿。平日里大门紧闭的博物馆开放了,普罗大众能够沾些文博的仙气,关键是能和国际接轨。因为有着博物馆情结的法国和英国,95%以上的民众喜欢流连博物馆,像世界顶级的大英博物馆据说除1972年的几个月外,其余时间全部是对公众开放的;而法国的卢浮宫,对公众稍有吝啬,但在周日也对外开放。所以,中国艺术

人士,到了欧洲乐得几近癫狂。国内博物馆也只有2400多座,国有的大概是1617座,少得可怜。据说今年已经开放了600多座,加上明年开放的,国有的博物馆似乎大都向小民张开了怀抱。然,谁又能感受到博物馆开放的好呢?人们只知道,今年春节期间,福建博物馆向公众免费“试水”期间,馆藏文物“受伤”频频,损失高达10万元,结果搞得该博物馆关门大吉了事。

一直神秘兮兮的博物馆陡然免费开放,小民们蜂拥而入围个新鲜很自然,对于从没见过展品摸摸弄弄,充满好奇有何

不对呢?照照攘攘的人多乱象和展品受伤怨不得闲者,说大是中国的博物馆给中国人吃的闭门羹时间太长,说轻了是馆方组织不到位,管理有瑕疵。

当下正处暑期旅游黄金档,更借京粤东风,再提免费开放博物馆的信息,或真能在大众心里激起再到博物馆看看的涟漪冲动。这其中也有很多老外,但在老外的文化里,越是顶尖顶级的国家级博物馆,越要免费开放。且不论老外,对咱们自己的观众而言,最想看的岂不还是故宫和兵马俑那样的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不免费,免费开放博物馆的善政就仿佛被打折。

张敬伟

瞎编作文,捡了百万元交还失主

重庆张先生儿子小刚在大渡口某中学上初二。27日晚,儿子将第一篇暑期作文拿给张先生检查,看后,他立即“无语”了。“我捡了100万,交还失主”是作文的标题,作文里,儿子说自己一不小心,在路上捡到个钱包,里面有100万元支票,就将这张支票拿给了父亲,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最后将100万元转交给了失主。“这篇作文总共600字不到,里面全部是编造的,气得我不晓得怎么说!”张先生一脸无奈。(重庆晨报7月29日报道)

“现在的孩子编造之风太可怕了!”这是孩子父亲的感慨。其实天下间编造作文并非只有他孩子一个,在当下中国语文教育的环境中,绝非个案或偶案,而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源于当下赤裸裸的教育升学“政绩观”。

之所以如此归结原因,皆在于当下的教育太过功利性,一切基础教育皆围绕升学率而行,作文教育也是如此——所谓押中高考作文题目即是如此,如何押?自然是从日常教学各种考试中练兵试手!就如新闻中小刚很委屈地告诉记者,写“捡钱”的作文不仅他一个人,好多同学经常用这招。“有一次,老师给班里学生留了一个作文题——记一件我做过的为人好事,全班一半的同学都写捡钱包的故事。”其实在小学在初中教育阶段,语文老师总是不停



布置类似题目,还有如“记一件有意义的事”“记我的爸爸(妈妈)”……并非教师们缺乏创造性思维,而是在期末考试时,确定总是一般是这种类型的作文题目。那么在学生整体成绩、教师个人“成绩”皆以分数为评判标准的当下,教学生写应试时能“打动人”的虚假作文,自在所难免。

“一个孩子远离了大自然,就缺乏感悟。”创新作文集训营作文指导老师指出,

编造作文的病根是因为孩子没有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我却认为,这个板子不该打到孩子身上,当下教育那已然病态的升学“政绩观”才是真正的病因。孩子是有真实生活经历的,而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一事一情皆可成作文入文,只是孩子们在功利性过强的作文教育环境中极易被误导且迷失了自己的情感表达,这才是“瞎编作文”的真正源头。

张兮兮

月薪1斤玉米与6000万年薪

代课教师拿40元月薪,当然是低得与时代脱节,但这却算不得新闻。在我们刚刚听闻统计局宣布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又上涨了之后,一条关于代课教师年薪只有365斤包谷的新闻让我的眼镜跌落在地。

这位教师名叫李滋喜,在贵州罗甸县班仁乡金祥村油落小学已任教13年。据《贵州政协报》7月29日报道,李老师全年的工资收入是学生家长凑份子的365斤包谷,按当地每斤8毛钱市场价计,他的月薪相当于8毛钱,月薪相当于24元。李滋喜19岁开始就承担了金祥村全部的教育重任,他既当教师,又当校长,同时还是勤杂工。除了上课,他还要到山下背水给孩子们喝。学校经费紧张时,他甚至把家里的猪换成了学生的课本。而他自己家里却经常断粮,以至于不得不请求家长们将包谷提前给他。

原以为,经过教育部的清退以及舆论的持续关注,代课教师早就不是个问题了。但近几天连续披露的“代课教师工资比低”的新闻实在令人脸红——7月21日,另有消息说,贵州务川县黄都镇的小学老师杨贤祥,办学22年,仅靠44.5元的工资养活家庭。我们这些貌似与李滋喜无关系的人,拿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他们的工资,但在他们面前,生活的优越仿佛成了一种罪过。

就在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平均工资增长的好消息时,我们还在抱怨自己的工资并没有涨。这说时,我们都以自己的贡献是超值的。于是就想起了平安老总马明哲先生,他前几天曾公开宣称,他的贡献对得起6000万年薪。但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代课教师们,为何不曾有待遇上千斤计较?原因无非是:他们是“代课”教师,没有名分;他们热爱教育事业,不计较报酬。

然而我却要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他们的工资远远对不起他们的贡献!包括平安在内的企业高管宝座,从来不乏竞争者,但代课教师却是无可取代的,没有他们,贫困地区的孩子很可能无处读书——那些受过正规规范教育的教师,几乎没人屑于去大山深处教书育人,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清退民办教师之后,代课教师并没有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这些代课教师,有知识有文化,外出当个清洁工也至少会拿到数十倍于现在的工资收入。如果不是怀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他们何以从青丝坚守到白发?

教育的穷困是未来的穷困。在这些代课教师面前,谁有底气宣称自己是无可替代的精英?这样看来,政府一刀划开“公办”与“代课”的鸿沟原本就是失策的。

樵樾